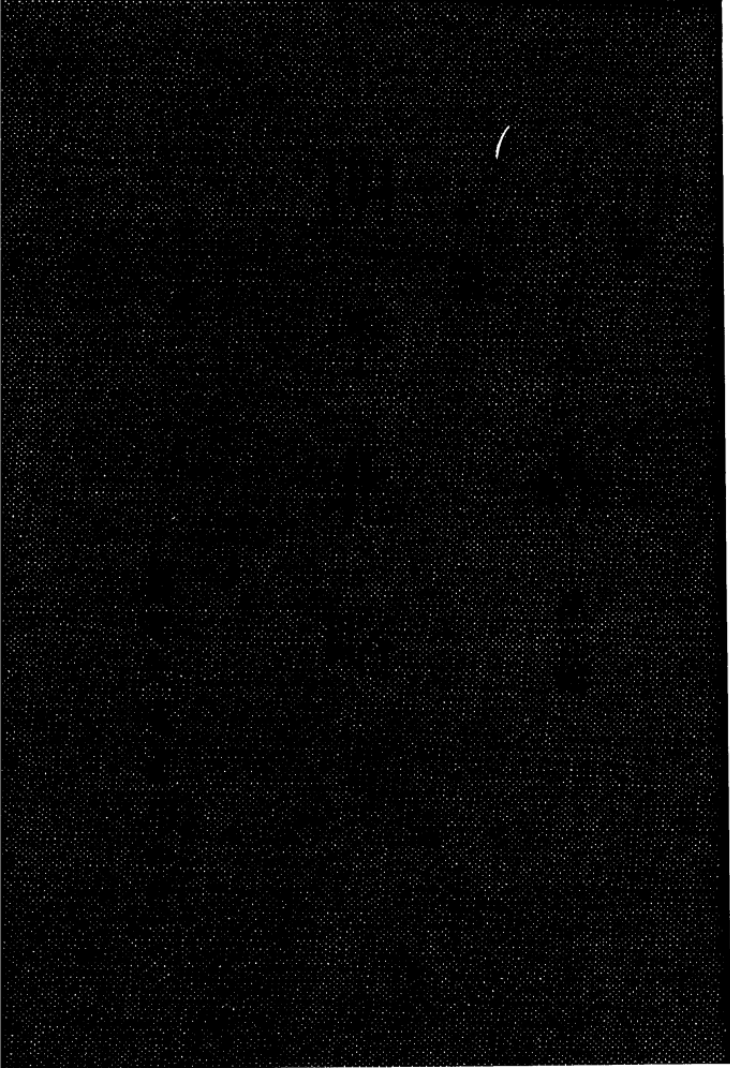




7674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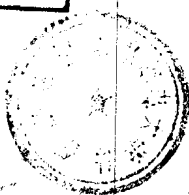
K: 95
Z621
: 26

贈送

樣本書

不外借

宜基 贈書
景石 漢石



明季北略
(上册)

臺灣文獻史料叢刊

第五輯

臺灣大通書局印行



211130011242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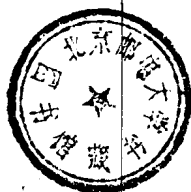
1-767450

1295.8
Z 681
:87

贈送

樣本書
不介借

石景宜 贈書
石漢基



明
季
北
略
(下冊)

臺灣文獻史料叢刊

第五輯

臺灣大通書局印行



21113001124304

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七五種

明季北略

計六奇

弁言

無錫計六奇編明季南北略，「南略」早已印行，列爲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四八種。當時，就有人問：何不南北略同時印行？這中間，有原因。按臺灣文獻叢刊的編輯，事前並無詳細的計劃（如事前有此計劃，根本就無法出版），它是在每年「浪費公帑」的嚴詞責難之下，「朝不保夕」，逐步推進的。當初，我們選書，祇限於「臺灣的」；繼因臺灣與鄭氏爲可不分，乃擴及鄭氏史事；再因鄭氏與南明爲一體，乃又擴及南明史料。因此，當時，我們祇印南略，未印北略。但是，近二、三年來，由於「文獻」出版較多，社會反應良好，責難已成諒解，於是，再由南明擴及崇禎（將至此爲止）。所以，「北略」纔有印行的機會。我不研究歷史，十餘年來，「因緣時會」，濫竽「文獻」的選擇，得到一點重要的印證，那就是史觀遠比史料重要。如有正確的史觀，即由極少的史料，也可知其正確的趨向；反之，如無正確的史觀，縱有豐富的史料，而其結果祇會加深錯誤。打個粗俗的比方，烹飪得法的青菜豆腐，要比烹飪不得法的山珍海錯高明得多。我的話，現在說到這裏爲止，今後另有機會，當再詳爲解釋。

周憲文於惜餘書室

自序

自古有一代之治，則必有一代之亂；有一代之興，則必有一代之亡。治亂興亡之故，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獨怪世之載筆者，每詳於言治而略於言亂，喜乎言興而諱乎言亡。如應運宏猷、新王令典，則鋪張揚厲，累楮盈篇。至勝朝軼事、亡國遺聞，則削焉不錄。若曰「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云耳」！愚謂天下可亂可亡，而當時行事，必不可混。況我世祖章皇帝嘗過莊烈帝之陵而垂泣，爲親製誄文以哀之。即今上登極，亦諭官民之家有開載啓、禎事跡之書，俱著送來；雖有忌諱之語，亦不加罪。是天子且著書與求書矣。草野之士，亦何嫌何忌，使數十年來治亂興亡之事，一筆勾卻也哉！予也不揣，漫編一集，上自神宗丙辰、下迄思宗甲申，凡三十年，分二十四卷，題曰「北略」，以誌北都時事之大略焉耳。然於國家之興廢、賢奸之用舍、用兵之始末、徵餉之絀盈，概可見矣。世之覽之者，拱璧惟命，覆瓿亦惟命云。謹序。

康熙十年（辛亥）季冬八日（乙酉），無錫計六奇題於社垵王氏之書齋。

明季北略目錄

卷一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始、至四十八年庚申止	(一)
卷二	天啓元年辛酉始、至七年丁卯止	(一九)
卷三	天啓七年丁卯八月至十二月	(六)
卷四	崇禎元年戊辰	(七)
卷五	崇禎二年己巳	(八)
卷六	崇禎三年庚午	(一一)
卷七	崇禎四年辛未	(一五)
卷八	崇禎五年壬申	(二五)
卷九	崇禎六年癸酉	(三)
卷十	崇禎七年甲戌	(四一)
卷十一	崇禎八年乙亥	(一五)
卷十二	崇禎九年丙子	(一七)
卷十三	崇禎十年丁丑	(二〇)
卷十四	崇禎十一年戊寅	(二九)

卷十五	崇禎十二年己卯		(三九)
卷十六	崇禎十三年庚辰		(三七)
卷十七	崇禎十四年辛巳		(二七三)
卷十八	崇禎十五年壬午		(二九三)
卷十九	崇禎十六年癸未		(三七)
卷二十	崇禎十七年甲申		(三九)
卷二十一	(上)崇禎十七年甲申(續)		(四七五)
卷二十一	(下)崇禎十七年甲申(續)		(五七)
卷二十二	崇禎十七年甲申(續)		(五三)
卷二十三	補遺		(六三九)
卷二十四	五朝大事總論		(六一)

明季北略卷之一

錫山計六奇用賓氏編輯

萬曆四十年丙辰至泰昌元年庚申

大清朝建元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大清朝建元天命，指中國爲南朝，黃衣稱朕，是爲太祖。然是時猶稱後金，後改大清。太祖登極凡十一年，至天啓六年丙寅八月初十日止。

附記：康熙三年孟夏四日，先君子曰：予壯年時有華道士云：江右張真人北都建醮，伏壇久之，見天上諸神俱不在，惟關聖一人守天門而已。真人問諸神安在？聖曰：今新天子出世，諸神下界擁護矣。真人曰：聖何不往？聖曰：我受明朝厚恩，故不去。時神宗季年，天下猶晏如不信其說。至是始驗。

是時災異略載於紀異中，而猶有一二可誌者。猶憶萬曆四十二年甲寅。三月二十六日午時，訛傳倭至，城野狂奔，浙直皆同。時無錫老稚以爭入城，而蹂躪死者甚衆。四野見有赤身披髮奔者。頃之杳然，至今故老猶謂陰兵亂也。異已。四十四年正月初三，南京天雨紅雪，與唐貞元二年京師雨赤雪同。貞元，德宗年號也。四月京師大雷電雷火。五月江西大水。六月甲子夜京師異常風變，聲若轟雷，刮倒正陽門外牌坊。天之示警爲何如矣！而上於萬幾概置不理，宰相方從哲

，徒以循默苟容而已。

蕭子玉僞稱都督

萬曆四十五年丁巳，遼撫使遼陽材官蕭子玉僞稱都督，叩命使遼東。子玉盛其儀從臨境，彼不郊迎。子玉大怒，詬之曰：天使儼臨而大都督不出，是辱皇朝也；將歸問罪。大清主聞之，懼然屬橐鞬迎道左，供具甚豐腆。子玉大喜，相與盡歡。徐致詰不貢市之命。從容對曰：本部之蜜，猶天朝之五穀。五穀有不登之年，皇朝將誰是詰耶？本部五穀來花疎蜂死，是以不供。俟春枝花滿，釀熟花衙，當復貢市如初。此瑣耳，何煩聖慮？厚贈子玉，並轡而出。至別處，從馬上拍子玉肩笑曰：汝是遼陽無籍蕭子玉也，安得假稱都督臨我郊境？我非不能殺汝，奏之聖明，顧不忍貽天朝以辱耳。爲我致意撫臺，後毋再作許事。子玉狼狽西奔。撫臺聞之，閉門累日（按遼撫疑即李維翰）。

撫順城陷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四月十五日，大清以勁兵突執游擊李永芳，城遂陷。因以漢字傳檄清河，言有七事啣恨。大略以護北關等爲辭。總兵張承允移師應援。二十日，大兵暫退，誘我師前，以萬騎迴繞夾攻，承允及副總兵顧廷相、遊擊梁汝貴死之。全軍覆沒。

京師震動。大清主年六十誕辰，八子稱觴，議欲入邊。四王曰：撫順是我出入處，必先取之。今四月八日，聞李永芳大開馬市，至二十五日止，邊備必疎，宜先令五十人佯作馬商，驅馬五路入城爲市，嗣即率兵五千，夜行至城下，舉礮內外夾擊，撫順可得，他處不戰自下矣。主從其計，即命總兵麻承塔於十四日爲馬商前行，四王統衆夜至撫順，吹笳爲號。大清主又與諸王引精兵五千接應，十四夜半李永芳忽聞笳聲大驚，又闔城聲沸，火焰燭天。報大兵已入城矣，遂降於四王爲副總兵，即薙髮緋衣。

清河城陷

閏四月大清主歸漢人張儒紳等賈文請和，自稱建州國汗。五月十九日，統衆尅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偵報兵至如風雨，建州馬，夏月喜淡河旁柳葉，兼與時會，合衆近十萬，北關惴惴不免。朝鮮已諸秦晉，李永芳亦降東締姻。七月，大兵從鴉鵲關入。二十二日晨，圍清河，參將鄒儲賢拒守援遼。遊擊張旆請戰不從。大兵冒板挖牆，自寅至未，墮東北角，積屍上城。旆戰死，儲賢遙見李永芳招脅，大罵赴敵，亦死之。而城中擁兵六千四百餘，唯束手待斃。自三岔至孤山，並遭焚燬，唯參將賀世賢於靉陽邊外，縱擊得首級百五十四。

聞大清主破清河，先一日，二子與張總戎夜飲極洽，酒酣，二子忽叩張云：屢勸家

君止戈，而壯心不已，假令終違苦口，元戎何策禦之？張總戒時已醉，盛稱中國威德，兼揚己長，二子微笑而別，驅貂參車數十乘入城，貂參窮而軍容見，因入據城門，延入諸騎。故清河之破，視撫順尤速。自後破廣寧、遼陽，總之先潰在中國，又遇大兵之善戰善攻，故立破耳。

七月，賜總兵張承允諡，加祭三壇，予立祠，名旌忠。

劉、杜二將軍敗績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仲春二十有二日，楊經略鎬用古行師，不刻日編陣，一軍出西方，一軍出西北，一軍與北關會擣之，一軍將海師，合高麗攻其東，西師大帥杜總戎松，而劉總戎綖將西北軍，李如柏、馬林等爲後援，師號十二萬，不滿十萬人。杜將軍爲西陲名將，勇且廉。戊午師出潞河，潞河人聚觀之，揮汗濕郵亭，將軍裸形示與人曰：杜松不識字武夫，惟不學讀書人貪財害人耳。衆見其刀箭瘡如疹痘兒十朝時，間有紅處，乃良肉也。相與揮涕，咨嗟而去。劉將軍少年立功黔中，曾見其列駿馬五十餘，跳躍其間，來往輕於舞蝶，當征關酋時，於大營斬三大牯，頭隨刀落，刀三提而已。征東後平播酋，功最上，議者擬匹寧遠功，會獻俘所上，惟象床三十六，他物率不稱。上心疑經略以下有私，遂停賞格。最後官都督，著成績，挂簡東歸。時赴司道宴酒半，將家丁五

百習藝戰場，家居日費私財五十金，養死士，蓋一日不忘報國者。時大兵精銳三萬人應杜，而使別將將弱兵萬餘禦劉，杜先戰期三日抵渾河，渾河險窮處，從坦地橫絕其中，以分東西者也。日已昃矣，諸將請安壘休息，明晨東渡。杜將軍怒曰：義旗東指，孰抗顏行，乘勝而前，何期之有！遣人視河，河水不遮馬腹，而河中浮小舟數十，將軍大喜，謂天人俱助，且恥乘舟，將裸形策馬。諸裨請授甲，將軍大笑罵曰：入陣披堅，豈壯夫事，老夫束髮從軍，不知甲重幾許。今日汝曹，乃以此相苦耶！不顧躍流而渡，諸軍競進。渡十之七，大兵使人決上流，師衝如雨，沒於河者幾千人，渡河將士反顧生寒，陣甫合而暮，黑霧障天，大兵萬炬忽明，火光下斫暗中人，杜師不及張弓露刃，而將士成泥矣。大兵於火光中識杜總戎，爭射之，斃其肉立盡，並獲杜號矢。號矢者，軍中稱令箭，乃經略授之總戎，以驅策偏裨者。先是，劉總戎從西北渡破二寨，斬三千餘人，大兵既破杜師，乃復將其精銳北應劉將軍，使浙降人之黠者，詐爲杜將軍材官，持號矢晨馳至劉將軍營告急。曰杜師邀將軍威靈，幸抵敵城，深入敵疆，虞攻之不繼，敬遣材官某請將軍會師夾攻。劉遲回良久。曰予與爾總戎鴈行，安得傳矢，是裨我也。僞官曰：矢雖以令偏裨，而令偏裨實不俟矢。此矢之發爲事急取信計耳。劉不反思。咤曰：出師時相約傳礮爲號，今師抵城下，何不聞礮聲？官隨應曰：敵地無烽火，晨始列騎代斥堠，此去敵城五十里，馳三里傳一礮，不若一騎之驅較速。劉方首肯，而僞官已叩首馳

出交和矣。還報我師曰：劉將軍俟礮乃行，於是師中下令傳礮，而礮未傳前，劉心已動，恐杜將軍獨有其功。令諸將拔營而東，老弱各人持鹿角，繞營如城，遇敵則置鹿角於地，轉睫成營，敵騎不能衝突，兵得以暇，列置火具，敵前隊斃於火攻，則不能進，我乘間出勁騎格鬪，肆出肆入，疲則還營少休，而令息者賈勇。且劉之火器妙絕諸軍，生平所恃以無衡者此也。始聞礮聲，猶敦陣而行，行未二十里，礮聲益喧，心搖搖惟恐足之不前，設杜先入城，則宿名頓墮，乃下令棄鹿角而趨，行里許而伏兵四起，劉旅不復整矣。長技不及一施，衆遂殲焉。

按劉綎攻倭酋，在萬曆二十六年戊戌十一月十七日五鼓也。時在朝鮮地。又二十八年庚子二月十五，劉綎破播州楊應龍兵於綦江三峒，三月二十九日入婁山關，萬峰插天，中通一線，師從間道攀藤魚貫入，至六月初七遂破六城，應龍縊。

予聞大兵獲浙之降人，一兄一弟，將斬其兄，其弟請釋曰：汝能給將軍來，則釋其兄。其弟以救兄心急，從之。大兵遂留兄爲質，而遣其弟往焉。先君子嘗云：無錫秦燈，力舉千觔，聞滁州武狀元陳錫多力，往與之角，將柏木八仙檯列十六簋，菓盒悉具，設酒二爵，秦燈隻手握案足，能舉而不能行。陳錫則能行。力較大矣。然僅數步而止耳。惟劉綎繞庭三匝，而爵簋如故，其力更有獨絕者。

去吾鄉六里悟空有寺，寺有老僧，自言少年時嘗爲劉綎小卒，劉善舞刀，故世號劉大刀，每戰還營以力竭，即仰臥營中，血集甲手，握刀不解，爲血所凝，漬於湯中，久之乃解。此僧親侍

，故見之。

通紀云：戊午撫順清河相繼陷，上特起廢將李如柏總遼鎮兵，及徵廢將杜松屯山海關，劉綎、柴國柱等赴京調度。時楊鎬以遼舊撫推兵部侍郎，命往經略，賜劍一。九月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爲彗及蚩尤旗象主兵。而星隕、地震報相踵，海州遙見白虹貫日。如日並出者三，白氣直罩城上。己未二月十一日，楊鎬誓師遼陽，凡分四路，馬林率遊擊麻岩丁碧等，從靖安堡出邊趨開鐵，及都司寶永澄督北關之衆攻其北。杜松率都司劉遇節等從撫順關出邊趨瀋陽攻其西。瀋陽路最衝，以保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麟並隸戲下，李如柏率參將賀世賢、李懷忠等從鴉鵲關出邊趨清河攻其南。劉綎率都司祖天定等從賸馬佃出邊趨寬奠。及都司喬一琦督朝鮮之衆攻其東。期二十一日先後出師。會十八日夜司天占火星逆行。二十日京師風霾晝晦黃塵四塞，有頃赤光射人如血。其占四彝來侵。上諭東征將士備邊三月。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棄車營利半渡，敵萬餘忽遮擊衝其師爲二。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師殲焉。馬林改由三岔出塞，翌日方抵二道關。遇敵乘勝來攻亦敗績，劉綎獨縱兵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尅十餘寨。初四日敵詭漢卒裝誘墮重圍夾攻，衆遂潰。綎及軍鋒劉招孫等並陣歿。惟清河一路，李如柏以經略令箭撤回獲全，先是綎出師，日五星鬬於東方，松垂發牙旗折爲二。又堡中軍庫災，火器盡燬。白氣竟天三匝。識者豫知爲敗徵云。及報至，舉朝氣索，諭楊鎬戴罪視事。

，廷議李如柏逗遛獨全，疑有謬巧，遣其弟都督李如楨代將，撤如柏侯勘。

附記：杜松與劉綎節至藩陽行二日，至渾河，松領五千人先渡，遇節隨後半渡，敵一鳴笳，萬騎突至，方抵北岸，敵分兩隊，一圍松，一圍遇節。松輪長鎗大戰，出重圍遇敵將哈都。哈都被刺走以誘松，松追至山前復戰，敵兵見之，不圍杜師，獨圍杜松、哈都二人。杜師亦趨至，擁山下不殺入。松躍馬欲出，而四圍如鐵，遂殊死戰。自午至酉師盡覆，因楊鎬誓師，先泄軍機故也。哈都、哈真二將，即以勝兵圍馬林於關口。後營被傷，乃金、白、寶、永澄所統者。馬林率師趨救，敵兵不知兩軍，遂驚走。哈都潛率兵從後殺入，馬師不及備，被傷二千，林收兵渡河，南岸駐紮，劉綎率師自牛毛寨進至馬家寨，二寨俱敵營，綎進戰連破十餘陣，追入三百餘里。然綎久戰亦疲矣，遂駐營休兵。一日忽報杜松戰勝云云，遂墮計，綎與兩王子力戰，自己至酉勝負不分，四王子退走，綎不知計，追四里，四王子發矢中綎左臂，綎一手拔箭，一手輪刀復戰，面復中一矢。一王子乘勢殺之。時義子劉招孫前救。見綎已死，下馬負屍，右手持刀戰兩王子，被四王子一矢中心而死。

楊鎬逮治

八月十三日，上遣緹騎逮治楊鎬。九月二十六日，刑科參失機諸臣功罪狀：參看得楊鎬喪師失地，據法罪原難追。而嘒嘒置辯。曰未嘗私李如柏也，曰杜松故違節制也，曰馬上督催不敢抗違也，不思如柏乃遼東大將，當時四路並進，何不以大將當關而乃以